

往事如昨

一名晚报记者的莱山缘

尹浩洋

—

所有史料都这样记载：烟台市莱山区正式成立于1994年12月26日。

这说法对，也不对。其实，早在1994年7月3日，设立莱山区就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它的前期筹备也早于这个时间。它的酝酿则更早：1993年3月，《烟台晚报》就有了明确要开辟新区的专题报道《山那边，好地方》；1993年年初开始，就有人开始翻山越岭对莱山区前期考察了。

有人确定地说，莱山区的名称是因为辖区内有莱山镇。

这说法对，也不对。辖区内确有莱山，但若按照惯例是要命名为初家的：政府驻地在此。而且当初设立莱山新区报备的第一个名字也不是莱山。

—

最早提出要在“山那边”开辟新区的是时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华福，他1992年年底调到烟台工作。当年，烟台很多干部和群众第一次熟悉新任市长的工作思路，是通过我在《烟台晚报》上独家报道的新市长专访——《把烟台建设成为国际性旅游港口城市》。

熟悉了新任市长的工作思路，坊间关注和闲聊的也自然多了起来。大家都说烟台市区东西长，南北窄，大南山阻碍了市区发展，做好烟台市区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不足。但张华福市长有一次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不再像以往一样只是倾听，而是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南山那边呢？他继续说：每次乘坐飞机来回烟台时都会发现，在起飞降落7分钟内，烟台境内只有牙山和昆嵛山两座连绵高峰，其余都是不高不大的丘陵。烟台现有市区南边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呐！听罢他的分析，大家思绪豁然开朗。

1993年开春后，张华福市长带领一小队人马经常翻越南山丈八口周围的山间。我是记者兼向导，到后来，这支考察队伍就理所当然也势不可挡地壮大起来。

蓝图已了然在胸。那年的烟台市党代会，《烟台晚报》第一次推出了振奋发聩的关于烟台未来的前瞻性系列报道：第一篇是阐

述时任市领导战略思路的《超常规的跳跃》；第二篇就是开辟新区思路的《山那边，好地方》。

当然，我撰写的这组报道中还有一些当时干部群众津津乐道的“烟台铁路轮渡”“德龙烟铁路”“腾龙落凤”等设想。除了以上题目，百姓们记忆犹新的还有“把烟台港搬迁到八角区域”“开建首条烟台绕城高速”等。烟台市区的翅膀要两翼齐飞了！

那以后，我怀着“自家人”的心态采访并及时报道了莱山区的诸多“第一”：莱山区第一次党代会、莱山区第一次人代会、莱山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落户黄海游乐园对面柳岸村的服装大楼、莱山区积极推动新区筹建工作直至莱山区1994年12月26日正式挂牌成立！

三

莱山区最早想命名宁海区：毕竟“宁海”之名最早出现在伪齐阜昌二年（1131），历经元明清数百年，烟台人尤其是牟平地界的人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

但这个名字刚报上去，就被国务院相关部门的专家一口否定：浙江已经有县级单位宁海县了！

于是筹备工作围绕取名议论了很多。

有人说，要不叫初家？咱们确定的新区行政中心不是就在初家镇么？这被大家很快否定了：河北省会叫石家庄后一直被认为大农村，咱不能重蹈覆辙吧？有人提议叫解甲庄镇，但新区谐音丢盔卸甲（解甲），似也不佳。谁也没想到，最后报上去的莱山区之名得到了国家部委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好！这才是体现你们胶东地区四千多年优秀传统的最佳地名！”

后来，我与国家和省内有关部门的同志采访问间闲聊的时候，他们都对烟台这个年轻新区的名字深表赞扬。

尤其是龙永图部长助理讲得头头是道，他说烟台与“莱”渊源很深：莱山机场的莱山是烟台最小也最新的莱山；莱阳莱西的莱，本来是现在莱阳城北的旌旗山的称呼；到蓬莱和莱州的莱，其实已经和你们古代胶东的“莱”有些渊源了，但蓬莱是汉武帝给起的名字，莱州是东汉时期的东莱郡演变的。《三国演义》中东吴大将太史慈一亮相便大喊——“我乃东莱太史慈也！”当然，

蓬莱、莱州尚属晚辈，还不足以代表胶东最早的莱夷国、莱子国、莱侯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龙永图逼我探“芝罘”》，说的就是和他一起探讨烟台历史，那是在烟台大力筹备第二届APEC国际贸易博览会期间。那之后，我顺着龙永图的思路细细研究了一番“莱山”的历史，最终不由叹服龙永图这位“爱在烟台，难以离开”推荐人的渊博知识了！

烟台最早的莱山，是在现龙口归城附近的莱山：那是古齐国确定每年祭祀的“八主”之一的“月主之山”。为什么秦始皇东巡到胶东首先要过黄县，再转过芝罘、成山头？那是因为秦始皇要首先去拜访月主的。为什么第一要拜访月主？因为传说那里自古就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嫦娥不就是吃了仙丹妙药飞升上月亮的？原来那莱山祭祀的月主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嫦娥。也就是说，这个莱山才是胶东四千多年传统文化的起源地代表！从夏朝的莱夷，到商朝的莱子国，再到春秋时期直至公元前567年被齐国以“莱侯不朝”为由灭国的莱侯国，他们的“莱”，正是莱山新区中“莱”的深刻内涵！

从此，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给外地人讲述“四个莱”的历史：因为这个故事不仅为莱山区增光添彩，也是胶东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注脚。

四

转眼间，莱山区已经走过了辉煌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我这个亲身经历莱山区成立始末又不忘讲述莱山名字悠久历史的烟台记者，采访本上一直记录着莱山区的前进步伐——

1995年，我随市领导考察轸（格庄）-八（角）绕城高速公路开工修建情况；

1996年，莱山区修复千年古寺竹林寺，修建凤凰山公园；

1998年，莱山区城市公交正式运行……

而立之年的莱山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而我，已从当打之年的一线记者变成了一个快乐的退休老人。

莱山区，祝愿你向阳而生，向光而行，向上成长！

乡村记忆

帮果业队摘苹果

林师和

又到了苹果采摘的季节，看到公路两旁一片片红彤彤的苹果，不禁回忆起那年摘苹果的时光。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们学校的放假动员会议结束前，校长宣布：初一、初二两个班留下，打破班级编制，以所在的生产小队为单位排成纵队。校长说，按大队党支部的要求，从每个生产小队抽调一名同学，秋假期间到果业队帮忙摘苹果。

听说到果业队摘苹果，操场上顿时炸开了锅，我们村十一个生产小队，一个果业队，秋假期间能到果业队参加劳动，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同学，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争先恐后。校长挨个纵队挑选，被选上的同学欢呼雀跃，没有被选上的则垂头丧气。我们家在十一生产小队，所以我是最后一个被选上的，感到非常自豪，好像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摘苹果是快乐的。当时果业队有500多亩果园，从九月下旬一直摘到十月底，先是老红玉、新红玉，再是秋花皮、金帅，最后才是小国光、青香蕉。苹果熟了的时候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从树下看，红嘟嘟的苹果像一盏盏吊着的红灯笼；从树上看，一层层果树，像一片片晚霞，美不胜收。我们小伙伴分成几个采摘组，女同学负责树下部分，男同学负责树的高处。摘满了一篓，把绳子放下来，女同学接住，拾进果筐里。11名同学，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大家叽叽喳喳、说说笑笑，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活跃在如诗如画的果园里。果园里有6只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小狼狗，刚开始还对我们嗷嗷直叫，不到半天时间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走到哪里它们跟到哪里。一个口哨，6个小家伙会屁颠屁颠地立马跑到我们跟前。早晨，我们的拖拉机刚拐进山口，听到声音的6个小家伙便会早早地跑到果园门口列队欢迎我们。

摘苹果是幸福的。每天早晨我们十一个小伙伴在村东头集合，坐果业队拖拉机到三公里外的果园劳动。拖拉机可是当时农村最先进的交通工具，500多户的村庄只有这么一辆，校长还没坐过呢！拖拉机上山是空车，可以拉着我们，坐在拖拉机上，一声长笛，高兴地冲步行上山的同学挥挥手，别提多惬意了。中午可以在果园里吃饭，当然不用我们自己带，果园有的是空闲地，果业队的叔叔阿姨种些小麦、花生、玉米、蔬菜什么的，平时舍不得吃，专门在秋天摘苹果的时候作为福利管大家饭。

摘苹果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吃苹果，那个年月，一年也吃不到几个苹果，而我们可以敞开肚皮吃。当然，我们不可能吃那些可以卖钱的好苹果，落果和残果则可以随便吃，特别是被鸟儿啄过的，一般是又红又大，吃起来又脆又甜。

摘苹果也是辛苦的。最初觉得这劳动很有意思，但每天早出晚归，渐渐地也感到疲乏，没有了开始的热情。特别是下午，要把摘下的苹果抬到平坦的地方，以便装车运回村里。果园多在坡地、山地，运起来很费力，一般是大人用车推，我们小伙伴两人一组抬。一筐苹果30公斤，刚开始干不觉什么，可是上坡下坡的，时间长了就腰酸腿痛，有的女同学累得偷偷哭鼻子。最后还有突击任务，苹果运下山后，要选级、包装、过秤、装筐、码垛，然后才能装车外运。我们白天要摘苹果、抬苹果，已经累得半死，晚上还要和大人一样选级、包装，一般是干到晚上10点，第二天照样出工。

累是累点，苦是苦点，果业队每个白天给我们记6个工分，晚上记4个工分，和当时的整劳力挣得一样多。那年秋天，我们在果业队劳动的11个小伙伴，每人都比在生产队劳动的同学多挣100多个工分。